

文體明辯

四十五

78
8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漢書門 | 文 | 類 | 架 |
| 五 | 冊 | 號 | 冊 |
| 三 | 冊 | 號 | 冊 |
| 八 | 冊 | 號 | 冊 |

| | | | |
|-------|---|---|---|
| 漢 書 門 | | | |
| 六 | 冊 | 號 | 冊 |
| 二 | 冊 | 號 | 冊 |
| 四 | 冊 | 號 | 冊 |
| 一 | 冊 | 號 | 冊 |
| 七 | 冊 | 號 | 冊 |
| 八 | 冊 | 號 | 冊 |

| | | | |
|---------|---|---|---|
| 內 閣 文 庫 | | | |
| 漢 | 六 | 冊 | 號 |
| 書 | 三 | 冊 | 號 |
| 三 | 冊 | 號 | 冊 |
| 函 | 九 | 冊 | 號 |

| | | | |
|---------|----------|------|--|
| 內 閣 文 庫 | | | |
| 番 號 | 漢 | 6122 | |
| 冊 數 | 78(48) | | |
| 函 號 | 362 | 30 | |



書
經

大
學
序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序下

叙事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色音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
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一無二字學士逃難解散
我先人孔子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勝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纒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景帝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

文選卷之四十五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一作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撫羣言以立訓傳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
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一作若好古
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休甫黎後今
總言言之者凡
則兼重互文也言地則舉天稱黎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
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時有子頹叔帶之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難故司馬奔晉
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喜名相中山在趙者凱名以傳劔論顯
 荆賈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
 秦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斬一作事武
 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
 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斬孫昌
 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賈玄孫印為武信
 君武臣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諸侯自王印於
 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每一作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却坊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失其名太史公仕
 於建元元封並武帝年號之間懲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猶也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也不省耳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祥詳一作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
 家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
 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太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
 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騷動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之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
 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
 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失列
 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臠糲音
 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白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尊尊之
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去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弗能改也名家可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
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
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
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窾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
天下復友也還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
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大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之河之北也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沅湘汶泗水名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左困鄱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

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
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
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
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
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音胃綴之也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亦武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古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名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
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久是故禮以節
久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
豪釐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入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入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遠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
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
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
子武帝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叩塞請來獻見者不可

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音灰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
自太初元年至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也思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

通鑑月評卷一百一十五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在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臆則刑也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
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武帝止自
黃帝始

張中丞傳後敘

唐韓愈

元和憲宗二年四月十二日夜食與吳郡張籍閱
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
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

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當有開門
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
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及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
圍守時外無虻蚋音毗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
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
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入相食日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

明矣。烏有城壞而有其徒俱死而有獨蒙愧恥來
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詭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
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
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
也寧能知人之乏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
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創聲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一公之賢其講
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
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一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
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一作間親祭於其所
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
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

文選月祥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
 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
 輒半箭一作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德宗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
 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無雲雲味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疑字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

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作
 其起事嵩常一作在圍中籍大曆代宗中於和州
 烏江縣見嵩嵩無時六十餘矣以巡初嘗無
 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
 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為父一作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
 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
 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
 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
 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

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一作草初守淮陽時士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二無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
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作
猶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
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
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一作爲死
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
在毫末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
嵩無子張籍云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
也故姓是溪爲一作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
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
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齊桓公今
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音銀然不
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
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
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

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鳴嘉木
異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
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
下不可以漑灌又峻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有道
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
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
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
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

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
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
物牢寵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
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
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贈張童子唐制有童子科故稱童子
子子下有兵曹二字序

唐韓愈

天下之以明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

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
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
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
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
一無說繇古由字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
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
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

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
一有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
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久皆謂童子耳自
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
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虢東及各師易一作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
來及鄭自朝之間人以及五都雍陝統之伯長羣
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
速成者夫少之與於一作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

一

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檀弓子路去魯謂顏何曰何以我公意蓋取諸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端公名益時佐幽州劉濟幕

唐韓愈

元年。順宗末貞元元年相國李公名藩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濟之賢曰。某前年

被詔告禮幽州。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藩為告哀使入其地。迓勞之使里。一作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一作義首鞞。拏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室也。矢插房。箭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山及范陽也。即幽州也。今天子太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玄宗時乎李公曰

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
 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時益父與公東
 都東都無復出之太夫士一作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
 人佐謂為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
 以愈言為使歸之獻公此序欲使李益歸為劉齊
 也時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治當作序

唐韓愈

六年憲宗元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
 廷議以轉字無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

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
 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
 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
 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
 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
 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
 三十大人而種百頃今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
 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險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一作朱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東西中三受降城田五千頃法當用入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幾字無所謂兵農兼事務務而兩得一作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白望白望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踴踵

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矣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尚書灌序

唐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
十餘分四府四鎮南安南領十一各領十府各置帥然
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三無後出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也就賀以為禮崇
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莫轄首袴鞬迎一有
郊及既至大府帥先無入據館帥守屏謂屏去
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有
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通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
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一作而後行隸

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
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
多洲島飄作帆同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
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仇黨機毒失以待將
將無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
把作疏好則入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自
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
乃草薙而禽獮息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名三國夷賣名之州一作
洲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

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美作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穆宗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

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宋朱熹曰按權本傳云用度豪侈而通鑑亦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而此序乃云貴而能貧蓋譏之也

序飲

唐柳宗元

負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回于狀不止于垣與坻不沈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
投之則旋眩滑沮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
留者眾皆據石注視權抔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
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
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
病瘡不能食酒猶云食言多飲費盡其酒也至是醉焉遂損益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
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
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紉逖而為密者今則舉異

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
金石而和去紉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
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
貽後之人正体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大行山南之陽也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
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古時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怒有刑才峻後一作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
 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始寵而
 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
 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作坐茂
 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
 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所作安與其有譽於前

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
 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
 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
 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
 囁嚅處穢汙而不作羞觸刑辟而誅戮徵
 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可以稼叶未詳疑之
 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
 作叶未詳疑於陵及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

歿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一作
 不祥飲則一作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一作
 聲膏吾車兮秣吾馬後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一作
宋朱熹曰公作此序時年纔三十四耳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言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乎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步獨

送張道士序

唐韓愈

張道士嵩高一作南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一有諸貢賦之不如法者二獻書不報

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把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一作為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乎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

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
歸何時霜夫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
魚下清伊當作伊若今按上文作嵩高則既非公家
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公宜時有利
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變上

送辛生下第序略

唐柳宗元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
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
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策
過而就黜時謂恠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

名郢

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

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之
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
眇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
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
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用之
可曲眩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
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
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
辛生又不能已故略事

小序
 而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決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為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司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為之序然後已意瞭然而無誤耳故今略取詩序與遷以下數首列于篇

詩小序

漢衛宏

宋朱熹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漢書儒林傳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今傳於世則序乃宋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為詩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時增廣而潤色之耳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國風篇亦風化所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文之所以教教者德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是關雎之義也

小雅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
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
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
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
隊音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
大雅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史記小序

漢司馬遷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子慶冠軍宋，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文帝為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光祖作孝文本紀第十。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謀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武帝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名武吳名起

王子名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入變作律書第

三

申呂尚之祖尚音瘠矣尚文側微卒歸西伯文

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于幽繆權謀番音番番音番黃

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

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

家第二

武王克紂天下殊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

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

之禪王會禪位于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

家第四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友為奴武庚既

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所為楚君子孰稱景公謙

德災惑退行剔成宋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音撫山西華山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去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直列傳第四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

作穰侯列傳第十一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無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讀曰走楚

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也於魏齊而信讀曰威於彊秦推賢讓位

子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能信讀曰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

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並武帝之

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大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惟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周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

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干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拂同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
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大節不令已失時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
山副也二本也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法言小序

漢揚雄

茫茫天道在昔聖考成天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用也譏問道第四
明哲煌煌也芳燭亡疆遜于不虞以備不虞以保天命譏問明第六

漢書小序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項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生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秦王來稽首呂反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景也項氏畔換恣

貌黜我巴漢西土

關宅心猶言

戰士憤怨乘釁而

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之懷德之股肱蕭何

曹名社稷是經爪牙信韓布姓腹心良張平陳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迷高紀第六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鼻不收擊官不新館陵不崇墓叶我德如風

民應如山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叶逆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

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百

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叶稱述武紀第六
漢迪也至于秦有革有因也捕也舉僚職並列其久述
百官公卿表第七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珠忽之蛛綱
者八音七始天地四方始也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
道也出官失學微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分垂叶公壹

彼壹也瓦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也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
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滔滔流移紛紛雜亂略存
天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坤作墜古地字執高卞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
和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
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歷上惟德之隅廣隅賴
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名鄒名陽名枚名路名溫名傳第
二、十、六

抑抑密也仲舒名再相諸侯叶洪反身脩國治致仕縣讀
懸車下帷賈思論道屬書善言訪對對所也為世
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烏呼史遷薰膏也漸及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

天本目錄卷四十五

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獷獷麤惡無親之貌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小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分派也著其終始述

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對去聲迷循吏傳

第五十九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甲國不專殺對所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音怡我國家也不匡也禮法是謂

迷游俠傳第六十二凡漢書叙帝皇紀十二列官司百官表建侯王諸侯表天地天文志統陰陽五行志闡元極步三光律歷志分州

域物土疆地理志及窮人理古今表該萬方郊祀經綴道綱執文總百氏贊篇章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引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以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元如柳宗元有禱

元有禱

元有禱

元有禱

元有禱

元有禱

靈琴贊引今見贊類劉禹錫有大略如序而稍送元嵩南遊詩引今不錄之類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今錄二首以備其體若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聞者詳焉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君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

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恠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弼名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

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
 於震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昔者奉春君敬妻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
 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
 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按老蘇力之學
 其度虜情如
 此蓋兵法也

送吳侯職方赴闕引宋蘇洵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
 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

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
 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礫而太山之
 谷納一石而不知淺於是量見物橫於空中首
 重而未舉於是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
 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
 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
 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見吾智於
 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飲水
 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
 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蹈

氷者不怒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有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之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眾之行亦無有以如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趨

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

題跋書題。跋。讀。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也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

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
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其四曰讀其夫題者
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
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
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
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為而專
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
數篇亦庶乎得之矣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
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
辭其文稍煩而宋朱子做之作小學題辭更為

韻語今皆不錄姑著其體於此然題跋書于後
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題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洽者何哉非乎彼聖
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
相洽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
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
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木之
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

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武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

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柴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求禪師智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淵詩初若散緩不收及復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求白者誤收在逸少羲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宋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詢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

文仁明辨者四五 題 三十一

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
 書者凡書象其為以率更貌寒寢寢字無敏悟絕人
 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名遂書
 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
 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
 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
 實有伊霍之語非讚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
 太宗獨猶一作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
 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辯也張長史名旭草書頽然天
 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

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
 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一作石柱記作字簡
 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名真書雄秀得出一變古
 法如杜子美名甫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
 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名公書本出
 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
 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
 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
 想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其爾也然至使

人見其書而懼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
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
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
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宋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萬鍾之祿不
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
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
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
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

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

跋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脩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玄宗年號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
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
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
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至一作
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
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未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
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

知所得之處其四汎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宗

號八年六月十日書高宗即位之親征詔草

跋紹興辛巳高宗即位之宋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雖之大恥使此
詔行於隆興孝宗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
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跋學士院題名 宋歐陽脩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
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入夫之

樂者唯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
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
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
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宋文天祥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
而觀其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
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
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

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可
凜凜哉

跋唐田布碑

宋歐陽脩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
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
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
者有幸不幸焉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
時事者其久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媪猶能道之自
魏晉以下不爲無入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
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英宗甲辰元

秋社日書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脩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
隋其弊極矣以唐大宋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
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
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
艱闢芟除至於元和憲宗然後蕪穢蕩平嘉未秀
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
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
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

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跋晉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喪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無其意態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

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跋范文度摸木蘭亭序

宋歐陽脩

自唐宋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為恨今適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

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又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

跋唐安公美政頌

宋歐陽脩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唯其筆畫適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駉，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

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立、繆師愈之類，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

跋後漢郎中王君碑

宋歐陽脩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閤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唯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為漢人，姓王氏，而官為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

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節
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
邪豈有為於事而後著邪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
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
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
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跋唐人書楊公震史傳記

宋歐陽脩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
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

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
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
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
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也字嘉祐八年十
月廿日書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
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

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
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誰不見其所
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慎慎其所好蓋
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賞其利害不能誘此
罪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
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慶富貴招權
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
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
子孫此文近乎愚矣

放生池碑

宋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
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
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
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
故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
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
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
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卜之罪人矣

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跋唐司刑寺大脚跡勅

宋歐陽脩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感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

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知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脩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

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
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
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
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
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
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
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唯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
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
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

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味至
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試
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
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
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
真可笑也

跋漢公昉碑唐君碑

宋歐陽脩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
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

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
 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
 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
 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
 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
 君公昉所事去家公昉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古影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為御史一夜鼠
 噬被其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
 被其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
 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

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
 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倏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恠
 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作
 際奇辭恠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
 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
 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
 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
 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者而後能破
 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

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
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官寺祈雨五日中
一日休務假書

書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
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
復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

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久
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
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
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
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
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
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
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
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
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

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
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
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
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
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
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
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
為此譎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鄭玄傳

宋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
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
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
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
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
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
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
少有訛謾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
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又識為

久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
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
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
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
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漢之末
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
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
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
訛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甯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
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之間公
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
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
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
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圃之興廢者洛陽
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

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一作矣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宋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實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園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樞驚蹇十百為羣未嘗求國

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李文公朝集後 宋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邪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觸宰相

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方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邪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書辭于子駿先八詠後

宋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埋難通而山峽地瘠民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之制皆成其年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

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三絕句詩後

宋歐陽脩

前一篇梅聖俞名堯臣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名舜欽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趣趣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讀

讀儀禮

唐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浴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之字無存者希矣百氏雜家雜家說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千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

死為世大慘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
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詔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
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刻變志不以
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
敵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夫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
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
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士焉宜可
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

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賈誼傳

宋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
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
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
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
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
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
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麤以迎其真
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

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汚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并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憤時

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鷹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令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摭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邪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

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邪

讀荀有子况字

唐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

而止耳雄無揚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無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宋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待人以恕耳

讀李翱文

宋歐陽脩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

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
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
漢間好事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
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
翺上下其論也况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
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
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
不然其賦曰眾賢賢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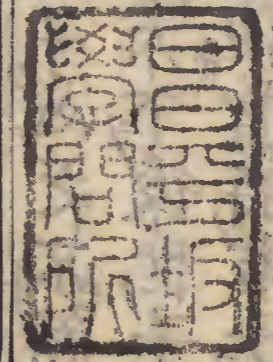
予心之不然今慮行道之猶非惟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
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
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
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
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
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
皇一作祐年號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文選月詳卷五

賈

三

78
8



救心字點朱

